

再話語詞

王蒙

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前部長

半個世紀以來，具有「好」的意思的口語在京腔中變化甚多。例如：

棒 疑來自法語的bon。五十年前，我小時候，人們最喜說「真棒」，「倍八棒」之類。如今的北京年輕人已不用此字。倒是台灣、海外，不住地說「棒」呀，「好棒」呀之類。顯然是由於他們離了土，其土語無法再繼續演進。

分離會使同宗的語言互為古典，這種現象很有趣。例如維吾爾語與土耳其語同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，我接觸我國維吾爾同胞與土耳其友人，他們都說另一方的語言為本語言的古語。想來是因為古代他們可能聯繫得緊密，其後各自分離，千百年後語言都有了很大發展變化，例如維吾爾語吸收了大量漢語、阿拉伯語、波斯語借詞，土耳其語淘汰了大量非突厥語借詞，却又大量吸收了法語借詞。經過演化以後，雙方語言實不相通，有一些詞匯能相通的都是千百年前保留下來的古語，古同而今異，古近而今遠，不就互為古典了嗎？

帥 疑來自英語的smart，否則實難解釋。我國古人不但不可能有帥的語詞，也不可能帥的觀念。特別常用來形容男士的風度和穿戴，五十年前在北京（北平）流行，現不流行。有瀟灑、利落（亦含行時）之意。

份兒 五十年代後期與六十年代初期流行，有質量高、規格高，使人滿足之意，後此詞似轉化為「規格」、「氣派」之意。「不夠份兒」，即有失身份，不夠氣派。拔份兒（常見於劉心武小說中），即提高自己的規格、身份、氣派。現已基本不做讚頌詞用。

蓋 是八十年代的詞。什麼蓋了帳兒啦，沒了治啦，極言其好，帶幾分土氣傻氣吹牛冒泡氣，許多在京學中文的外國留學生也都學會了這個詞。現已基本不流行了。

狂 是近年興起的詞，一件新式傢具，可讚之為「真狂」，一件時裝，也可讚曰「狂」。以「狂」為褒詞，似包含着一種出類拔萃、與眾不同、銳意革新的時代潮流的影響，已與傳統的「尚同」、「中庸」精神不同。而在以往，除「狂狷」之「狂」外，「猖狂」、「狂言」、「狂人」……諸語詞中，「狂」只有貶意。

潮 是近年興起的詞，即新潮、跟得上潮流之意，數年前中央電視台反復播送電視廣告，吹噓「西鐵城」手錶「領導世界新潮流」，這一提法為當時北京市民之所未聞，影響甚大，並被人們吸收進入自己的語匯。這也是改革開放後的新語言新觀念。當然，新未必就好就精就有價值。這裏只是輯錄與敘述，未有評價。

野 亦是新詞，雖為褒語，却又令特別是膽小如筆者者生畏，因為常常用作「路子野」。是說人神通廣大，手眼通天之意。誰知道這樣的人背後有什麼「貓匿」呢？「貓匿」是指一種不大光明正大的手腳，如貓之便溺後，輕輕用土蓋上，倒也不含犯罪、無法無天之意。

類似「好」的字詞，這裏再列舉兩個地方用語：

賽 山東話，有舒服、妙、合適、恰到好處的意思。如夏日拌個涼菜，可以說**真賽**！

幫勁兒 新疆漢話，被維吾爾人吸收改造，兒化音發成類似俄語P的卷舌音，於是部分漢人以爲這是維語而維吾爾人堅決判定這是漢語。恰到好處，減一分則差，添一分則肥之意。筆者在「文革」中掛像，總怕掛不正，請維吾爾鄰居站在後面掌握水平，他一說「幫勁兒」，我就放了心。

京腔中對於談話的說法亦頗有演變：

聊 四十、五十年代盛行聊字，至今基本未衰。講海闊天空地口若懸河地說話爲**海聊**或**神聊**。筆者幼時還聽到過一種有點不雅的歇後語——「二郎爺的××，神聊」，可見聊音與《水滸傳》上的「鳥」（音diaō）相通，蒲松齡的名著叫《聊齋》，出處爲何，是否與京人用法相同，幸有方家教之。

說山 老北京把神聊海聊叫作「說山」，現已不大用了。

掄或擗 把不着邊際的口出狂言或信口開河稱爲**胡掄**或**胡擗**，很形象，有視覺感、動作感。筆者更喜歡「掄」字，蓋掄更富舞姿意味。

砍 近年「砍」字大爲流行，或寫做侃，疑非。蓋侃侃而談是一種儒雅而又連貫的談話風度。根本不包含砍、胡砍、砍大山的吹牛皮、說大話、語以驚人、不着邊際的意思。當然，能「砍」的人也多有思路敏捷、知識至少是見聞廣博的長處。侃侃而談、滔滔不絕與砍大山，三者的強度是遞進的。還是用「砍」好，不僅兩手可着勁兒擗，而且如孫悟空之用千鈞棒一樣地掄，已是進了一步。再進一步說起話來如李逵之揮動板斧逮着什麼「砍」什麼，又莽撞又痛快，不知多少正經話題「屈死」在此公的板斧下，豈不形象乎？

漢語方言對於談天的說法極豐富，色調各有不同。如四川話的**擺龍門陣**，給人以豪邁感，與四川人的性格及方言語調相關。東北講拉呱，河南的講嘮嗑，給人以細水長流、知心私語的感覺。陝西講諢（pian）、閒傳；，諢，字典上講是巧言之意，別處的人很少用。閒傳則強調了漫談性、信息性與參考性。筆者寡聞，這裏只是掛一漏萬。

京腔中小女孩罵人的話的演變亦可一敘：

德性 不是指道德與性格，而是指相貌與風度，而且專用於貶意。筆者讀小學時，常見女生之間吵架，甲：德性！乙：你德性好！甲：比你強點！乙：你才德性呢！類似小鏡頭，嘗寫於拙著《相見時難》中。

德性樣兒 即德性，強調「樣兒」，對女孩子更具攻擊性、辱罵性。

散德性 即丟人現眼，至少是出洋相，特別用來指在公眾場合主動地去做一些不得體、出醜的事，出風頭而成為出醜，自我標榜、自我表現、自我表白而弄巧成拙貽笑大方，大聲疾呼而應者寥寥，裝腔作勢而引起嘲哄等。如一個人雨中摔了一跤，弄髒了衣服，可自謙為「瞧我這個德性」，但不是散德性。如一人醜陋粗俗而又奇裝異服招搖過市，便是「散德性」了。

缺德 比說「德性」要重得多。常用於青春少女，特別用於斥責那種輕薄狂瀉的言行。走向反面，「缺德」本身又可作為男女調笑的用語。又，當人們認真地用缺德來咒罵某種惡行時，則是缺德的標準化（普通話化）、書面化的用法，色調與此處所列不同。

以上諸詞，現已大大地不流行了。現在女孩兒之間小有不快，都罵萬古常青百城通用的討厭二字，或說對方你有病呀？隱指對方神經不大正常。不知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近幾十年來，隨着社會的開通，婦女運動的進展，女孩兒的言語行事已大方得多，甚至女孩子也用男孩子的話如「丫庭的」（丫頭養的連讀）、「傻牯兒」等互相逗嘴，而減少乃至廢棄了「德性養兒」之類的嬌嗔。隨着女性的再女性化，這些話會不會撿回來呢？